

校重
古文辭類纂評註

評校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五十四

雜記類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唐李綽云飛白始於蔡邕其體若白而勢若飛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體者歸田錄云仁宗精飛白

○

大姚云陸經字子履洛陽人官集賢修撰出題莊重

姚氏云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玉藥珠殿之西序羣玉殿之東閣北英宗御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館

此亦尊題法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墉畝之間而況儒臣學

文亦異采煥發

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胡映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茅順甫曰。文不用意處。卻有一片渾雄冲淡精神。

治平

英宗年號。亳州名。治今安徽毫縣。

汝陰

今安徽阜陽縣。

雲章

詩。倬彼雲漢。爛然光。

仁宗

名。真宗子。

羣

玉名。金門玉堂

漢制。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備顧問。待中。有玉堂署。漢書。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泫然

流涕貌。

山輝而白虹

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禮聘義君子比德於玉。氣如白虹。象天也。

水變而五色

陸機文賦。水懷珠而川媚。山海經。崆峒所出。以灌丹水。丹水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榮光。瑞氣也。南史。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王融

所出。以灌丹水。丹水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榮光。瑞氣也。南史。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王融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襄陽道。湖北。

○○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

將釋奠釋菜分別出來

錢明孔子不因此而
盛見地自高

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悵音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

不勝告朔餼羊之慨

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去聲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去聲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音邊簋音匪罇爵簠音甫簋音鼻。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諛音徒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熟於祀典故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濡談

釋奠置爵於神前。禮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聖先師。釋菜。祭以芹藻之屬。禮文王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始立學者。既蠶器用幣。然戶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以卑幼者爲必有合合。謂合樂。國故。國有大故。荀卿名後釋菜。戶之。蓋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必有合合。謂合樂。國故。國有大故。荀卿名戰國。人。墜香草也。以鬱金。吉凶鄉射賓燕。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賓謂賓客之禮。燕

以羅浮等作陪申明
不得而兼意

三

以金陵相比有盛衰
之感

敬東完

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
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
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_{音除}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
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
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_{音白}出入於江
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
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
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
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
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大姚曰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於行間誦之鏘然又曰方望溪
極詆此文又曰公嘗與人書言此記爲隨俗應酬之作按公與梅聖俞簡云
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遊覽景物非要務間詞長說已自難工兼以目

所不見勉強而成幸未寄去幸為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此亦別一亭

記非此記也其亭記居士集外集并不見蓋已芟之

梅公名攀字公儀成鄱新繁人羅浮山名在廣增城縣天台山名在浙江縣北衡嶽在湖南衡山縣西北廬阜廬山也

江西北星子洞庭湖名在湖南境長二百里廣三峽在川楚間大江中一為瞿塘峽一為巫峽一為西陵峽三峽之中長

急舟行甚險錢塘今浙江杭縣二邦南唐吳越也南唐李氏據金陵吳越錢氏據錢塘躊躇徘徊也悽愴悲感也

浩渺水大也杳靄遙望迷離也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亭在滁縣西南瑯琊山幽谷泉上



豐樂之意隱隱顯出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鳥孔切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

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

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

大體軒然發於水上

妙在本地風光非泛使議論者可比

暗東上意

東上起下骨節靈通

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音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音切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音輟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吳至父曰此與田畫序並佳絕其撫今思昔亦同而彼篇作於謫宦之中心曠而神怡此篇作於豐樂之時憂深而思遠蓋賢人君子之意量如此

滁

州名治今安徽滁縣

豐山

在滁縣西南

幽谷

幽谷泉一名紫微泉

潏然

大水貌

太祖

名匡

以周師句

李景南唐

主也時太祖官拜殿前都虞候領滁州刺史周顯德三年春敗南唐將皇甫暉等於清流關

清流山

在滁縣西北其上有關

涵煦

猶覆也

掇

採取

點清石貌

下即就劉金發論

金反賴石而存耳

公諸同好六石僅存其一

大姚云劉金吳時爲
濠澠二州刺史長子
仁規次即劉仁贍也
公於五代史記中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潛切符爲荇音杏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尙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

仁贍傳內亦具之而
此記云子孫泯沒無
聞豈忽忘之邪

音注 古文辭類纂

雜記類四

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音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因石立亭從而及其主人富貴磨滅子孫泯沒而此石獨存反覆沈吟借題

厲慨大姚之言泥矣

潘麟

菱谿

在滁縣東源出永陽嶺流經皇道山下南入清流河

會昌

唐武宗年號

楊行密

合肥人唐昭宗時爲淮南節度使後封吳王悉有淮南江東地

子溥稱帝追尊爲太祖

劉金

彭城人事楊行密爲濠州刺史

合肥

今安徽合肥縣

白塔

鎮名在來安縣東北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峴山亭上聲

○○○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中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人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

山何幸而得叔子

石廬笑元凱之愚

說到本題

以重叔子者重光祿
亦題中應有之義

此層以撇筆出之
住

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

復道也。

劉海峯曰歐公長於感嘆況在古之名賢興遙集之思宜其文之風流絕世也○姚氏曰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謂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疵類劉海峯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按姚云二子宜易叔子元凱鄙意豈非以其人句其入上加以羊祜杜預四字亦不鶻突

濡識

峴山

在湖北襄陽縣南東臨漢水

漢水

由湖北穀城縣流入襄陽境至漢陽縣入於江

荊州

即襄陽晉初爲荊州治

羊祜

字叔子晉泰山

南城人武帝時鎮襄陽樂山水恒造峴山置酒聚詠及卒後人立碑於山望者悲感謂之墮淚碑

杜預

字元凱晉杜陵人代羊祜鄠督荊州伐吳平之汲汲

欲速銘功

以平吳之功刻於石

熙寧

神宗年號

離騷

猶離

憂也

歐陽永叔游儵亭記

儵音

○○○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沅音湘

合漢沔

沔音

以輸之海

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

從大處落墨
喜義勇三字前後均
照應周到

身數層說選出名亭之意

姚氏云景祐止四年
次年即寶元元年是
地于開元故祀天
景祐五年爾

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
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
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
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
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
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
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師子搏兔亦以全力爲之關合儵字不過數句尤見大方家數

治大水句謂導弱水導黑水導河導漢導江導淮也岷山一作汶山一名沃焦山在四川松潘縣北自巴顏哈喇山脈東北分出岷江見夏書

荊州宋之荊州亦曰江陵府領縣八治今湖北江陵縣沅源出貴州鎮遠縣入湖南靖縣境爲沅水東北流經

辰谿瀘谿沅陵桃源常德湘與離水同發源廣西靈川縣之海陽山曰瀟湘合流至興

各縣分數道入洞庭湖安縣縣政而東北入湖南至零陵合海陽山曰瀟湘至衡陽合

蒸水曰蒸湖又北流本一水源出陝西寧差縣北嶧家山初名瀟水東南經漢沔縣爲沔水經襄陽城始爲漢水又曲折至白河東入湖北經

縣境又東南流至潛江爲二右漣漪風行水惠施句莊子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

先錄三君作東園

二段皆從許君口中
說出妙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景祐仁宗年號

歐陽永叔真州東園記

作園者三人：施名昌，言通州靜海人；許名元，宣州宣城人；馬名遵，饒州樂平人。

○○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蕖、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臺，音萌巨桷，音角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音靜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音切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音生鼃鳥獸之皞皞，音豪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

鼓明記之不可不作

此段結束得佳法亦
周密

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方望溪曰。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歐公病其詞氣近小說家。與尹師魯所議不約而同。歐公諸記不少穠麗語。而體制自別。其辨甚微。治古文者最宜研究。○劉海峯曰。柳州記山水從實處寫景。歐公記園亭從虛處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勝。歐公園亭以敷娛都雅勝。此篇鋪敘今日爲園之美。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蕪。更有情韻意態。

眞州

治今江蘇儀徵縣

監察御史裏行

官名。唐貞觀中置此官。以馬周爲之。宋因之。

東園

在儀徵縣治東。

的歷

亦作曉。

鮮明 藁棟也，所 桷橡也， 鼯即鼯鼠，亦黃 鼯飛 眷眷往貌， 東南六路江、淮、兩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槎，音查。 ○ ○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蛇音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

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

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

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

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

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

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

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

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

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跡。因其水遺余於京師。

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

姚氏云伯父曹能始名勝志引此記云李不疑為郡守按李不疑未詳何人某按李不疑使鎮東軍留州知鄧州蓋端愿也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歐公集中浮槎寺八記詩跋及與李簡牘簡中數稱其字事論水以陸羽為宗

至是始出李侯

符羽所言